

通志彙解



春秋本義卷第二

隱公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杞音起牟亡侯切

孔氏曰杞姒姓公爵夏禹之苗裔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而封之於杞九世成公遷陵此年杞國未知定是何君當是成公父祖也杜氏曰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張氏曰周之三恪國在開封府雍丘縣趙氏曰凡力得之曰取不當取也不是其專奪雖復本邑亦無異詞葉氏曰凡國曰滅邑曰取無宗廟社稷君長屬之以爲己有謂之取公羊曰牟婁者杞之邑也張氏曰征伐天子之權土

地諸侯所受之封莒人擅興兵以伐人又取其地王法所當誅也後倣此穀梁曰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孫氏曰二年莒人入向天子不能誅故肆然伐杞取牟婁甚之也存耕趙氏曰莒雖小國東夷之雄者也爲諸侯害不減於荆吳自入春秋未有入人之國者而莒入向未有取人之地者而莒取杞牟婁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使莒恣焉而無忌葦老孫氏曰伐而後言取者先聲其臯以伐之又奪取其邑以爲己有也諸侯受天子之地以爲國失德於民得臯於君則有黜地之罰降爵之責非天子雖方伯不得擅黜諸侯之地擅易諸侯之封

諸侯能有其國不能以其國與人以國與人者猶以爲臯況不義而取之乎凡書取者皆臯其擅取諸侯之地以入於己也又曰春秋強者侮弱大者加小率然不顧時王之命是故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其志襲者一侵者六十六取者二十一滅者三十一皆所以示後世王法也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州穀梁作祝

州吁不氏與一年無駭同弑下殺上之名完衛桓公名也左氏曰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

惡之石碯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
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夫寵而
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眄者鮮矣且夫
賤妨貴少陵長遠聞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所
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
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
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
不可桓公立乃老州吁弑桓公而立張氏曰弑逆
之事人道之大變聖人於易坤之初六言其理以
爲臣子而至於弑君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
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衛國之禍始於莊公

之寵州吁縱其好兵而不知禁公存之時妄上僭
夫人失位見於衛詩則亂根之萌久矣殖之滋長
以致篡弑成於桓公既立之後春秋據事直書亦
將使讀者原禍敗之所由起而嚴履霜之戒也夫
君臣父子夫婦之分一失其正貽禍後嗣可謂慘
矣愚謂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父子不
可以不孝人而至於弑君不言而臯惡極矣故董
子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
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
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此弑君
之賊人人得而殺之也後倣此○康侯胡氏曰春

四百六
秋在於端本清源以衛綠衣諸篇考之所謂前有
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莊公是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此及猶與也後倣此宋公殤公也遇杜氏曰草次
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程子曰非
周禮冬見曰遇之遇杜氏曰清衛邑濟北東阿縣
有清亭存耕趙氏曰清水界齊衛之間張氏曰古
者諸侯出疆朝天子若罷朝卒然相遇則近者爲
主遠者爲客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
也春秋諸侯雖非相遇而欲從簡易則以遇禮相
見而不行朝會之禮故亦曰遇春秋因事而書以

譏其非王事出境無國君之禮愚案禮父母之喪
斬衰不脫經帶不與人坐宋公居父喪未及期而
出境會遇諸侯隱公亦不以其居喪而與之遇皆
臯也○康侯胡氏曰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
次亦有恭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爲之約自比於不
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耳簡略慢易莫適主矣常
山劉氏曰王室衰微典法廢壞諸侯各逞其欲盟
會紛然舍此又簡易其事若道路相逢遇春秋書
遇者七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孔氏曰陳國嬖姓虞舜之後武王封有虞遏父之

子滿於陳賜姓媯號胡公桓公二十三年即隱之元年也杜氏曰陳國陳縣張氏曰即陳州宛丘縣孔氏曰蔡國侯爵姬姓文王子叔度武王封爲蔡侯作亂失國其子蔡仲成王復封之宣侯二十八年即隱之元年也杜氏曰蔡汝南上蔡縣張氏曰縣屬蔡州胡氏曰蔡衛稱人微者也後不復解左氏曰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

鄭程子曰樓諸侯以伐鄭固爲臯矣而衛弑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與修好而同伐人其惡甚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此則諸侯與大夫伐人之國也○張氏曰州吁弑逆內懷見討之懼而欲納交殤公苟能拒其邪說告於王而討之則一舉而父子君臣之倫定中國之禍未至如後日之慘今乃怵於州吁之邪說合陳蔡以助逆賊之黨而首修怨於鄰國於是馮得以自固於鄭而宋國之人不復知君臣逆順之正理自是日從事於兵而弑逆之事卒及其身皆殤公不能早辯於此役也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翬許歸切

翬羽父也不氏與二年無駭同大夫帥師見二年後不復解劉氏曰會者聚辭也程子曰宋虐用其民衛當誅之賊而與之伐人其罪大矣二國構怨而他國與之同伐其辜均也○張氏曰宋殤陳蔡黨亂賊以虐無辜視弑君之大變不知夷狄禽獸所不爲者而以爲可親魯隱又從而翼之遂使中國之人視之爲常事宋魯陳衛淪胥繼亂學者於此當知聖人傷世變扶天理之深旨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音卜

公羊曰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程子曰稱衛人衆辭也舉國殺之也杜氏曰濮陳地水名張氏曰濮

在曹衛之間穀梁曰于濮譏失賊也左氏曰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於陳曰衛國福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泣於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泣殺州吁于濮石碯使其宰孺羊肩泣殺石厚于陳陸氏曰凡作亂自立爲君而國人殺之者皆稱人以殺言衆所共棄不君之也且無所累也禮記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汙其宮而豬焉○莘老孫氏曰春秋之法

雖弑君自立者有人焉以弑君之賊討則雖君不謂君也殺之雖臣不謂臣也于濮者譏遠地又以責衛之臣子也康侯胡氏曰于濮者不但記地而已亦閔衛國之人著諸侯之臯也夫州吁二月弑君而不能即討者由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久然後殺之于濮耳夫以討賊許衆人而以失賊臯鄰國與賊者寡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存耕趙氏曰州吁弑君而立已踰三時幾免於討矣雖奉五國以伐鄭而不能定其位未能和其民是國人不與也董子曰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政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公羊曰稱人衆立之辭也葉氏曰晉桓公弟也左氏曰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宣公即位孫氏曰嗣子有常位故不言立言立非正也州吁既死衛國無君故國人取公子晉而立之諸侯受國乎天子非國人得立也故曰衛人立晉○莘老孫氏曰晉國人衆立宜其有得立之理春秋於疑似之間衆人以爲功一時以爲善者聖人必立大辨以正之所以示皇極著王法也愚謂諸侯之立必嫡長子受命於天子與先君衛桓之後未聞嫡長晉爲桓弟使天子詢可立之君則晉在其選況衛桓已死不

可責其不受命於先君也但立君之權在天子職在方伯司寇擇當立之君而請於天子天子命之則正也若衛人自立之則天下無復有共主而君不得為臣綱矣衛人立晉猶曰衛人自立晉矣不辭費而聖人傷世尊王之心昭然可見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朱子曰左氏矢魚是將弓矢去射之如漢武帝射江中鯨之類張氏曰左氏作矢非也

孫氏曰棠魯地杜氏曰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張氏曰在單州魚臺縣左氏曰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

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僖伯稱疾不從程子曰諸侯非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魚非道也華老孫氏曰去治所而遠至于棠以觀魚公之動不以禮而從耳目之娛也○穀梁曰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

非正也孫氏曰觀魚非諸侯之事也天子諸侯無非事者動必有爲也故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是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隱公怠棄國政觀魚于棠可謂非事者矣啖氏曰凡公行書其事者皆非常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桓謚也衛侯爵而稱公者僭也左氏曰衛亂是以緩獻可杜氏曰衛桓十四月而葬不得五月之正康侯胡氏曰謚者行之跡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不能改也失位見弑何

以爲桓衛本侯爵何以稱公義又見三年葬宋穆公○周持敬曰案春秋見弑之君二十五有書葬者有不書葬者自公穀倡賊討書葬之說而諸儒從之然竟不可通至蔡般許買書葬則又以爲聖人宥其臯夫賊討書葬惟衛桓齊襄陳靈賊不討不書葬惟魯隱閔二公竊謂內不書葬則左氏不成喪之說近之外則或不來赴或內不會葬耳

秋衛師入郕

音成公羊作盛

公羊曰將卑師衆稱師郕孔氏曰史記管蔡世家稱郕叔武文王子武王之母弟無世家不知其君號謚文十二年書郕伯來奔則伯爵也杜氏曰東

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張氏曰單州任城縣也左
氏曰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未詳信否
程子曰衛晉乘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之道以尊
王爲先居喪爲重乃興戎修怨入人之國書其失
道也義又見二年莒入向○公羊曰曷爲或言帥
師或不言帥師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將尊師少稱
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帥師
書其重者也愚謂此舊史之法大略如此然此事
本義則在入人之國其他亦各有本義後倣此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張氏曰考猶考室之考成也仲子見元年康侯胡

氏曰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沒則以諡繫號以
姓繫諡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沒不稱諡單舉姓字
者妾也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
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爲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初
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干
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外
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君舉陳氏
曰古者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於
女君別廟非禮也隱改築而用備樂焉禮未之有
也是故書初公羊曰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
初獻六羽書始僭諸公也天子八諸公六諸侯四

愚謂以諸侯夫人用六羽猶為僭今妄用之聖人所以傷周禮之大壞也○堯俞李氏曰禮喪服小記云妾母不世祭鄭氏釋之曰於子祭於孫止是則妾母之宜祭者由子之為也君既死則廢之況未為君而有廟乎言仲子正其賤也主書者所以譏隱也孫氏曰天王歸仲子之賵非禮也此又考仲子之宮祭之甚矣夫宗廟有常故公夫人之廟皆不書考仲子之宮立武宮立煬宮皆變常也邾人鄭人伐宋

杜氏曰邾主兵故序鄭上蘇氏曰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大小而盟會侵伐以主者先獻可杜氏曰兵者古人不得已而用之春秋諸侯專之不問乎得已不得已故主兵者首專伐之臯義又見二年鄭伐衛

螟

杜氏曰螟蟲食苗心者公羊曰記災也康侯胡氏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聖人以是為國之大事也故書後倣此○韋老孫氏曰春秋之時天下人物皆失其所人倫之逆則至於君篡父弑物理之繆則至於焚丘獲麟悖戾不和之氣上干陰陽天行失其度而日為之食星為之隕地道反其常而地為之震山為之崩四時失其和而大旱不雨

無冰雨雹五行錯其性而大災大水雨木冰以至禽魚草木爲怪爲災則螽螟生蜚蠊有李梅冬實鸛鵒來巢書之所以見人道亂於下而天辰錯於上物理失其常則災異爲之出當時之亂已不可救後世之君尚足爲戒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彊苦侯切

彊名字子臧孝公之子隱公之叔父僖伯也高氏曰其子臧孫達嗣是爲哀伯自是至春秋末臧氏世預魯國之政愚謂此記臧氏之始彊之後臧孫達臧孫辰臧孫許臧孫紇魯史記其卒聖人因錄之以見世卿之始也大意又見元年益師卒

宋人伐鄭圍長葛

康侯胡氏曰圍環其城也莘老孫氏曰守而取之後倣此長葛鄭邑杜氏曰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張氏曰潁昌府長葛縣程子曰伐國而圍邑肆其暴也○存耕趙氏曰邾鄭伐宋宋伐鄭圍邑不能懲忿於一時而互爲報復奚有窮已康侯胡氏曰書圍於此而書取於後宋人之惡彰矣春秋志圍四十三伐國而圍邑者四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輸春朱切左氏作渝

康侯胡氏曰輸者納也平者成也孫氏曰平者釋怨之辭平四年翬會諸侯伐鄭之怨也愚謂聖王

在上諸侯無怨可平春秋之時列國兵爭互為讎隙故鄭有來魯輸平之事然其輸平又非有繼好息民之本心不過為合黨相傾之詭計黨合則天下愈多事矣○康侯胡氏曰鄭人曷為納成於魯以利相結解怨釋仇離宋魯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遇于清其秋會師伐鄭即宋魯為黨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用間可乘之隙也是以來納成爾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釋仇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

也曷為知其相結之以利也後此鄭伯使宛來歸祊而魯入其地會鄭人伐宋得郛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輸平者以利相結也諸侯修睦以蕃王室所主者義爾苟為以利不至於篡弑奪攘則不厭矣故稱輸平以明有國者必正其義不謀其利杜亡國敗家之本也張氏曰鄭莊不憚屈已求和於魯所以為敗宋入許之權輿魯隱亦入於其術而不悟也君舉陳氏曰書鄭輸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所終始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五蓋切

外為主稱會若此之類是也後倣此杜氏曰泰山

牟縣東南有艾山張氏曰襲慶府奉符縣也左氏曰始平于齊也義見元年盟于蔑○存耕趙氏曰齊與鄭為好宋與魯和睦鄭未合魯故魯無齊好也莊公以隱絕宋使而亟與為平惟恐失其歡心也故託齊為艾之盟以固魯之好魯既平鄭又盟齊則宋之交分矣鄭莊之計行矣未詳是否

秋七月

一時無事必書首月者黃氏曰備四時也程子曰天時王月備而後成歲也愚謂亦魯史之常法聖人因之耳後凡書四時倣此○存耕趙氏曰春秋無事書首月五十有九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昭

二十二年書十有二月意者其脫誤歟黃氏曰或不書者傳授脫之愚謂凡夏秋冬無事必書首月本與春無事書首月同義但春以一歲之始王所頒之正朔而多一王字耳

冬宋人取長葛

杜氏曰上有伐鄭圍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孫氏曰天子所封非宋可得取也程子曰宋人之圍長葛歲且周矣其虐民無道之甚而天子弗治方伯弗征鄭視其民之危困不能保有赴訴卒喪其邑皆臯也宋人強取不可勝誅矣○康侯胡氏曰宋人恃強圍邑久役大眾取非所有其臯著矣

三百七十七
以王法言不可勝誅以天理言不善之積著矣初
穆公屬國於與夷使其子馮出居於鄭殤公既立
忌馮而伐鄭不亦逆天理乎其見弑於亂臣豈一
朝一夕之故哉案其行事而善惡之應可考而知
天理之不誣也張氏曰自圍長葛經年不解志於
必取鄭莊不赴於天子方伯同列以求保其土地
人民反結交於魯以爲後日報復之計而委長葛
於宋稔禍長惡宋殤雖若得志而後日終受鄭莊
報復盛國喪師以及其身春秋所深誅也

春秋本義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本義卷第三

隱公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康侯胡氏曰叔姬伯姬之妹非夫人也存耕趙氏
曰書叔姬爲歸于鄫起也胡氏曰春秋不書媵爲
其賤者也此何以書莊三十年葬叔姬故起而書
之○存耕趙氏曰伯姬歸紀踰五年而叔姬歸焉
卒之紀侯去其國而伯姬葬于齊紀季以鄫入于
齊而叔姬歸于鄫二姬皆不得其所終春秋之法
有其終必有以見其始也又曰春秋錄紀事何詳
也二年書逆女書伯姬歸今書叔姬歸桓五年書

如紀六年書會成書來朝庶魯之能救也八年書逆王后于紀九年書季姜歸京師庶天王之足依也魯不能救王不足依此紀所以終困於齊也故終伯姬葬叔姬歸鄫書其卒葬以見魯不存紀而二姬失所也愚案二說皆一義也大義又在王政不綱強吞弱衆暴寡滅國絕世而無所忌憚也各詳見於後

滕侯卒

孔氏曰滕姬姓文王子錯叔繡之後武王封之於滕自叔繡至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杜氏曰在沛國公丘縣東南張氏曰徐州滕縣也程子曰卒不

名史闕也愚謂凡此不書葬而亦書卒者蓋因其卒而書之可以考其凡以事見於春秋者實爲某侯也觀其書名可見矣而此則又爲桓二年滕子來朝起文也○康侯胡氏曰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侯宿男之類是已古者邦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強弱而有謹慢也不以情之疎密而有厚薄也春秋之時則異於是晉北國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俟其葬滕鄰境也宿同盟也赴告雖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乎無其事而闕其文此魯史之舊也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闕其葬義自見矣愚謂如胡氏

說則其後晉侯書卒而不書葬者豈當時魯專事齊而不事晉歟然春秋以實書其事見義者多以不書其事見義者少故未敢必然其說也

夏城中丘

程子曰凡書城者完舊也中丘杜氏曰在琅邪臨沂縣東北張氏曰即沂川臨沂縣公羊曰內邑也何以書以重書也程子曰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臯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爲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

知慎重於民力矣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後倣此○孫氏曰城邑宮室高下大小皆有王制不可妄作是故城一邑新一廡作一門築一囿時與不時皆詳而錄之然得其時者其惡小非其時者其惡大此聖人愛民力重興作懲儆戒之深旨也葉氏曰城郭雖立以爲國非恃以守國故先王歲因農隙修之於無事之時而城多出於畏齊畏晉畏邾畏莒不然則大夫強而自城其邑或過其度未有無故而爲也旣不能愛恤其民以時舉其政事至而旋爲之備以奪其時此經之所以書也程子曰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爲教之意

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爲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爲政之先後輕重矣愚謂春秋不書常事觀程子之說益驗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趙氏曰禮以通好曰聘孔氏曰聘禮使者執圭以致命束帛加璧以致享左氏曰齊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趙氏曰將國命大夫之事此譏弟也張氏曰聘者諸侯遣大夫通好與國見於儀禮之篇詳矣然古者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有邦交殷聘之禮自隱公即位以來未嘗朝聘於天子以魯

推之則諸侯蓋可知矣而齊僖因艾之盟遽遣使于魯以結好忘君臣之大義植同列之私黨故觀年之聘則凡春秋書聘可以例推矣書其弟又著齊侯寵愛之私也親親之道尊其位重其祿非賢則不及以政齊僖公愛其弟聘魯致女交政鄰國一一使之愛之之過遂致亂嫡庶之辨以啓年之子無知篡弑之禍聖人以其過於溺愛之私而失親親之義以著後日之禍始於僖公之不早辯也後凡書聘倣此而此又兼使其弟之一義耳○愚案諸侯雖世繼然其國非所得私也大夫士皆天子之官各司其職不可侵也兄之愛弟秉彛之心

人倫之至也使齊侯之弟賢則將請命天子而爲大夫矣如其不賢當如舜之處象祿之而不任以政愛弟之道也今僖公過寵其弟使聘鄰國若庶人使其子弟幹父兄之蠱者任使失道而僭亂作書此亦爲他日見弑起也同甫陳氏曰此及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諸侯以國事爲家事而聖人以國事爲王事木訥趙氏曰弟之書於經者十有二不奔則叛不叛則弑惟齊侯之弟年不叛不奔而年之子無知亦弑僖公而亂齊寵而私之果有益乎

秋公伐邾

公羊曰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高氏曰君行

師從不待言也後倣此獻可杜氏曰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言盟適足以長亂耳公於元年爲蔑之盟至此而伐之其義自見義又見二年鄭伐衛此則諸侯伐人之國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天王桓王也凡伯公羊曰天子之大夫也杜氏曰周卿士凡國伯爵也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張氏曰濬州黎陽縣之境聘見前程子曰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懷撫諸侯乃常禮也春秋諸侯不修臣職朝覲之禮廢絕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見

荅失道甚矣。○孫氏曰：桓王不能興衰振治，統制四海，以復文武之業，反同列國之君，使凡伯來聘。桓王之爲天子可知也。木訥趙氏曰：春秋書天王下聘者，凡八，責諸侯不朝而坐受天子之聘也。隱在位十一年，而天王聘魯者二，亦何有一介之使如京師，以荅天王之勤哉？愚謂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張氏曰：戎見隱二年，或曰：此戎州己氏之戎，本昆吾氏之別種，周衰入居中國者也。楚丘，今拱州之楚丘縣，漢爲梁國己氏縣，此非衛之楚丘。杜註：衛

地非也。愚謂以僖二年城楚丘推之，當是魯邑耳。以歸，以凡伯歸于戎也。程子曰：伐見其以衆左氏曰：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楚丘以歸，未詳信否。邦衡胡氏曰：桓王不能以信交於下，區區聘魯，威令不行，戎伐其使。先王盛時，諸侯翊戴天子，以隆中國之勢，四夷請命不暇，雖樵蘇不敢犯，況敢伐天子之使乎？今至於錯居中土，無所忌憚，是中國不能懷正夷狄。張氏曰：天子之使入境而不衛地主之臯大矣。孫氏曰：錄以歸者，惡凡伯不死位也。黃氏曰：凡皆直書而意自明白。○木訥趙氏曰：古者王臣泣

事事畢衛以出境單襄公適陳以聘楚候不在疆
宰不致膳單子知陳之將亡今凡伯來聘而魯不
加衛戎得伐之以歸所謂司寇詰姦之法安在乎
愚謂聖王之馭夷狄膺擊驅逐使各安其所而已
禮義所不加也今使之雜居中國固天子方伯不
能攘斥之過魯隱又從而會之盟之引為醜類致
使驕矜犯分以伐天子之使書之一見王政之不
行二見諸侯之衰弱三見夷狄之縱恣四見地主
之不敬王使五見周無死節之臣六見魯之盟戎
適所以致寇片言而六義見嗚呼茲其為春秋
乎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衛侯宣公也杜氏曰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
垂亭劉氏曰魯近邑也前說近是義見四年遇于
清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宛於阮切祊必彭切公羊穀梁作那

宛鄭大夫祊杜氏曰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
有助祭太山湯沐邑在琅邪費縣東南張氏曰沂
州之屬縣也入者使吏治其地政而主有之也愚
謂凡言我者魯也內辭也孫氏曰祊天子所封非
魯土地鄭不可歸魯不可入也鄭人歸之魯人受
之其臯一也○高氏曰鄭以天子不復巡狩而祊

爲無用且欲急得魯援故使宛來歸焉自入枋之後繼好尋盟史不絕書入郛入防悉歸於我終隱之世無釁可觀來歸之意斷可識矣愚謂枋者先王所封先祖所受而與人爲締交之具可以見王政衰諸侯恣鄭姦魯貪而宛從君之欲聖人書之爲後世戒深矣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義見三年宋公卒

辛亥宿男卒

呂氏曰不名史失之大意見七年滕侯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杜氏曰瓦屋周地存耕趙氏曰入王畿而爲盟諸侯無忌憚之甚義又見元年盟于蔑○張氏曰此宋衛欲成於齊而齊侯與之盟也春秋之初皆離盟至此三君共要質於神以示明信然宋殤王者之後齊僖東方之大國衛亦北州之大國夫民無信不立而三君合以要言宜可因此以率諸侯爲講信修睦之事成鳩民息肩之圖而明年齊魯會防之後齊侯遂從魯以黨鄭又明年與二國伐宋取邑視今日盟誓之言不復顧忌此諸小人平時指天日爲誓而他日臨小利害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者正相似也嗚呼春秋於瓦屋之盟所

以謹世變之甚悼人理之失者可勝言哉君舉陳氏曰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鄭輸平於魯齊亦爲艾之盟以平魯爲瓦屋之盟以平宋衛是成三國也東諸侯之交盛矣

八月葬蔡宣公

宣謚也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程子曰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期簡也義又見三年葬宋穆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浮公羊穀梁作包

此稱人與元年盟于宿同杜氏曰浮來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張氏曰莒地沂州沂水縣有浮來山張說近是義見元年

盟于蔑

螟

義見五年。案三年復螟見人道悖亂而災害複出民之窮困可知矣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譏世卿也大意見元年益師卒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穀梁曰南氏姓也季字也劉氏曰曷爲字下大夫也天子之下大夫四命義見七年凡伯來聘。存耕趙氏曰魯隱得國不請命朝聘不至於京師時事不歸於宰旅周室之臯人也王使求賻而不恤

王之喪凡伯來聘而不救戎之伐宜加貶削之罰矣南季來聘何可已而不已歟用見王室衰微威柄已去惟持福惠以結人張氏曰隱公十年之間宰咺凡伯南季三至魯庭以魯爲周公之冑而欲親之也公不明尊王之義以正其國而朝聘之禮不復行於王室於是諸侯視效而王靈竭臣子則象而篡弑萌春秋詳王使之來以待讀者之自考愚謂兩譏之然本義譏天王之意多而宰咺凡伯南季之爲臣亦可知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電徒練切雨雪之雨于付切

高氏曰大者非常之辭說文曰震霹靂震物者雷

之甚者也電陰陽激曜雷之光也雨雪之雨孔氏曰自上下者穀梁曰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黃氏曰三月而有大雪又見於大雷之後書之記異也程子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爲感之也○康侯胡氏曰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而事應具存惟明於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意矣

挾卒

挾微頰切公羊穀梁作俠

穀梁曰挾者所俠也愚謂譏世卿也大意見元年益師卒

夏城郎

杜氏曰郎魯邑高平方與東南有郁郎亭張氏曰郎魯近邑義見七年城中丘○許氏曰七年書城中丘而後伐邾九年書城郎而後伐宋皆公不務崇德修政以戒蕭牆而念外人之有干非時勤衆恃城守國亦已末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公羊作邴

此會與二年會戎之會同與六年公會齊侯之會異義後倣此杜氏曰防魯地在琅邪華縣東南張氏曰密州諸城縣有防城存耕趙氏曰魯有東西

防此乃魯之北鄙近於齊者也程子曰謀伐宋也常山劉氏曰古者諸侯奉天子之命以守疆土治人民其朝聘有時出入有度無非禮者自王綱不振諸侯無法以自守大者糾合其黨以逞其欲小者附從不暇以救其危故列國之會紛然於天下聖人一以王法正之凡書會者皆譏也若夫彼善於此惡有輕重則各存乎其事其意則直臯其非王事相會聚耳後倣此○存耕趙氏曰是會也爲鄭會齊將合謀以病宋也魯旣與宋絕則與鄭爲親齊鄭一黨也前輸平則爲艾之盟今受祊而爲防之會盟艾魯鄭猶未厚也自會防而後魯惟鄭

之命矣伐宋敗宋皆鄭所使一祊之利足以動魯若此愚謂齊僖前年方與宋有瓦屋之盟今復會魯以謀伐宋齊僖之無信猶魯隱也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中丘見七年義見會于防○孫氏曰公末年出入無度不顧憂患於內數會諸侯於外

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程子曰三國先遣將致伐義見二年鄭伐衛○劉氏曰伐宋敗宋取郕取防滕侯薛侯來朝入許隱公之所以弑也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意也備其四境禍反在內可不哀歟孔子曰人無遠慮

必有近憂不在顧東而在蕭牆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古頑切

杜氏曰菅宋地葉氏曰前未有言戰者此何以敗宋師內辭也愚謂亦有他國敗他國之師者蓋多責敗之者之臯也後倣此上言鞏帥師而此言公敗宋師者時公後至於師以重書也不言齊鄭獨魯敗之也諸侯擅興師伐人之國而敗其師雖僥幸於一時王法所當誅也

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郕古報切

張氏曰郕防宋二邑杜氏曰濟陰成武縣東南有郕城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義見三年莒取

牟婁此則十日取二邑其罪尤大故書其實以見義焉

秋宋人衛人入鄭

左氏曰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程子曰鄭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國故二國入之高氏曰宋殤公方喪邑敗師而連兵不已殤公之民於是乎不堪命愚謂鄭結齊魯以伐宋宋結衛以入鄭報復不已由乎王政不綱諸侯放肆此春秋之時所以為大亂聖人所以傷世變也義又見二年莒入向○存耕趙氏曰齊魯鄭伐宋從中丘之謀宋衛入鄭則從垂之謀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戴公羊穀梁作載

存耕趙氏曰戴鄭之附庸杜氏曰陳留外黃縣張氏曰在開封府考城縣孔氏曰地志云梁國留縣古載國應劭曰章帝改為考城公羊曰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孫氏曰三國之師既退鄭伯見利忘義乘戴之弊而取之其惡甚矣○劉氏曰其言鄭伯伐取何甚之之辭也利人之暴乘人之危是以無親於天下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公羊作盛

義見二年莒入向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孔氏曰薛任姓侯爵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爲薛侯遷於邳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武王復以其胄爲薛侯小國無紀世不可知杜氏曰薛魯國薛縣張氏曰國都在徐州滕縣啖氏曰人君相見曰朝受之於廟以重禮也他國來魯朝聘皆書曰朝以朝禮相見也愚謂累數之同日來朝也張氏曰周禮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此乃閒於天子之事而講之程子曰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於天子未嘗朝覲獨相率以朝魯得爲禮乎○劉氏曰其兼言之何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諸侯相旅見非禮也趙氏曰諸侯必有婚姻之

好疆場之理故王者不絕其交焉春秋之代則多自於黨仇矣皆國之重大事故君子志之其邪正則存乎其文孫氏曰諸侯朝諸侯斯皆周室不競干戈日尋以大陵小小國不得已而爲之耳是故齊晉宋衛未嘗朝魯者齊晉盛也宋衛敵也滕薛邾杞奔走而不暇者土地狹陋兵衆寡弱不能與魯伉也春秋之法非王事不得踰境凡書朝皆惡之也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

左氏無五月二字
時來公羊作祁黎

杜氏曰時來邾也滎陽縣東有釐城鄭地張氏曰屬鄭州左氏曰公會鄭伯于邾謀伐許也義見九

年會于防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孔氏曰許姜姓男爵與齊同祖伯夷之後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十一世莊公始見春秋杜氏曰許潁川許昌縣張氏曰潁昌府長社縣左氏曰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於許瑕叔盈取鄭伯之旗螯弧以先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叔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辜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戴氏曰鄭處許叔於

東偏後十五年復國故書入不書滅俱未詳是否義見二年莒入向○呂氏曰隱公有蕭牆之變而不知方且及齊侯鄭伯入人之國其不明如是死固宜也康侯胡氏曰隱公即位十一年天子遣使者再而未嘗朝於京師平王崩不奔喪會葬以致求賻擅興甲兵伐邾忽天子封守入祊取郕取防今又入人之國此五不韙者人臣之大惡也然則不善之殃豈特成於桓而隱之積亦不可掩矣故春秋所載是非善惡之跡施設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於後不可不察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杜氏曰實弑書薨又不地者史策所諱也公羊曰不忍言也左氏曰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囿館于寯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寯氏立桓公而討寯氏有死者義見四年衛州吁事○程子曰人君終於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於燕寢不正其終也薨不書地弑也莘老孫氏曰春秋之法外言弑內不言弑所以別內外

遠凶變養忠孝也左氏曰不書葬不成喪也愚謂大夫專兵擅政未有不弑其君而奪其國者其有存焉者幸而免耳春秋兩書翬帥師於前著隱公被弑於後所以戒後世權不可下移也若魯隱讓桓之事則未詳信否

春秋本義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本義卷第四

桓公

名軌史記又名允惠公庶子隱公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杜氏曰嗣子定位於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每歲首必有禮於廟諸侯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即位之事於策桓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戴氏曰桓公志在得國諱其故而晏然行即位之禮春秋即其實而書之張氏曰桓公弑君而立於周禮九伐之法當伏賊殺其親之辜今書公即位見周王之無

政與魯之臣子忘不共戴天之讎而推戴弑君之賊弁冕南面立乎其位也○穀梁曰繼故不言即位正也先君不以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弑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愚案十二公或書即位或不書即位因舊史也豈徒因舊史哉各以見義焉耳夫諸侯嗣位必受於先君請於天子然後即位以奉天子正朔文成襄昭哀五君書即位者受於先君也定公不受於先君亦書即位者爲季氏所立而行即位之禮也莊閔僖不書即位以繼故不行即位之禮也隱公非繼故亦不

書即位者亦以不行即位之禮也若其所以不行即位之禮則不可得而知矣桓宣雖繼故而亦書即位者桓宣事與莊閔僖異矣莊閔僖之先君見弑於他人桓宣則弑君自立肆然行即位之禮舊史安得不書即位哉聖人安得不書即位以見義哉故十二公不問書即位不書即位皆有不請命天王之臯惟桓宣有臯之中重有臯焉聖人雖因舊史而其臯惡自不可掩所以戒後世者深矣餘見僖公即位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杜氏曰垂犬丘衛地張氏曰軌篡立而懼諸侯之

討已欲外結好以自固鄭亦欲乘此機以求許田故會于垂簋弑之人凡民罔不愍而鄭莊首與爲會臯鄭伯也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莘老孫氏曰桓公弑君之賊天地所不容人人所同誅者鄭與魯同好往來之國不能舉大義誅凶逆以正王道以明諸侯討賊之義而規規於尺寸之土分毫之利親去南面之尊而會弑君之賊鄭伯之臯不容誅矣葉氏曰隱公初齊晉猶未強鄭莊公獨雄諸侯及使宛來歸祊之後隱遂舍宋而事鄭伐宋入許無不與之同者此桓之所畏也是其首求於鄭者歟鄭既得賂然後始同好而爲越之盟三傳

蔽於易祊之言而不知許田之爲賂是以并垂之事而失之

鄭伯以辟假許田

假借也辟瑞玉環也公羊曰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劉氏曰周公之邑也詩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蓋非方伯不得有湯沐之邑非周公不得世享其地愚謂鄭莊以辟歸魯以假爲名實求許田朴鄉呂氏所謂鄭將以要魯而爲之辭者也孫氏曰天子所封不可假也擅假天子之田自恣若此高氏曰先言會于垂而繼言假許田見鄭伯貪利忘義之甚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杜氏曰越近垂地名程子曰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故既與許田又為盟也弑君之人凡民罔弗慙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臯大矣康侯胡氏曰是肆人欲而滅天理變中國為夷狄化人類為禽獸聖人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愚案春秋先書隱公薨而不地以著其見弑繼書桓公晏然行即位之禮繼書公會鄭伯于垂繼書鄭伯以辟假許田繼書公及鄭伯盟于越於是桓公弑逆篡立鄭伯貪利黨惡之臯顯如日星所謂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何俟一字褒貶哉

秋大水

公羊曰記災也華老孫氏曰大者非常之辭水非常而為災或害禾稼敗廬舍凡為災則書之也水者陰也陰之盛至於大水而為災則陽不勝陰而陰專盛矣聖人既著其為災之跡又以見當時天下有召災之實春秋之間一魯國之小而大水者八天下之災又可勝紀乎○董子曰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賤傷貴逆節也孫氏曰水不潤下也昔者聖王在上五事修而彛倫敘則休徵應之聖王不作五事廢而彛倫斁則咎徵應之春秋之世多災異者聖王不

作故也然自隱迄哀聖王不作久矣天下之災多矣悉書之則不勝書是故孔子惟日食與內災則書之外災則或舉一二則天下之異從可知矣康侯胡氏曰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也桓行逆德而致陰沴宜矣或問堯之時而曰洚水警予者何也曰堯開闢以來水之行未得其歸故堯有憂焉使禹治之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耳是知天非爲堯有洪水之災至禹而後水由地中行耳後世有人爲不善感動天變召水災者必引堯爲解惑矣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

父

督大宰華父名也與夷殤公名也高氏曰案宋世系正考父生嘉字孔父孫氏曰字者命大夫也劉氏曰名也前說近是左氏曰隱三年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不敢忘苟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居於鄭宋穆

公卒殤公即位桓二年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以親鄭張氏曰華督蓋馮之黨也將弑與夷而憚孔父故先殺孔父穀梁曰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也康侯胡氏曰孔父爲司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君弑死於其難處命不渝亦可無媿矣愚謂殤公見弑已兆於宣公舍殤公而立穆公穆公又舍馮而立殤公之日而成於殤公不務修政以實其國而弊弊焉以伐鄭殺馮爲心故及此禍義見隱四年

衛州吁事○華老孫氏曰春秋之時見弑之君二十四死難之臣三人而已孔父仇牧荀息當是時天下之爲人臣者或亡國以自存或賣君而苟位滔滔是也三人者或投萬死以赴君之難或持大義以障君之賊事旣不果以死繼之君存則與之俱存君死則與之俱死食君之祿立君之朝義不忍與姦臣賊子並生於時冒白刃投死地以同君之禍皎然不欺其心而自得其死所孔子安得不與之乎然而三人之中其節最高者孔父也劉氏曰孔父之智則未孔父之忠則盡矣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可謂處命不渝矣君舉陳氏曰死節

人臣之極致也。誼與其君存亡者也。苟不然，則不書。故晉欒書中行偃先殺胥童而後弑君，不言及楚商臣先殺鬬勃而後弑君，不言及愚謂春秋書及其大夫孔父，非褒孔父也，傷世變也。何傷世變也？名不正而作亂也。君不仁而累其臣也。賊弑其君，又及其臣也。孫氏所謂甚之者是也。而說春秋者，但褒孔父之賢，而不及臣弑君、賊賢之大變，則是論其末而遺其本矣。不可以不辨。後仇牧荀息事倣此。

滕子來朝

滕本侯爵而稱子者，戴氏曰：小國爵尊而貢重者，

多自貶以從其卑。春秋從而書之，不沒其實也。存耕趙氏曰：春秋諸侯放恣，小國往往自卑貶以求容，觀禮廢而班爵不得其正，滕杞之類是也。愚謂二說相兼其義乃備。來朝見隱十一年，康侯胡氏曰：春秋為誅亂臣討賊子而作，使人人知亂臣賊子之為大惡而莫之與，則無以立於世，莫敢動於為惡而篡弑之禍止矣。今桓公以臣弑君為天下之大惡，凡民罔弗慙也，已不能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春秋之所深惡也。義又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朱子曰：程沙隨作春秋解說，滕子來朝處最好。如隱公十一年方書滕侯薛侯，

來朝如何到桓二年便書滕子來朝先儒為說甚多或以為時王所黜故降而稱子不知是時時王已不能行黜陟之典就使能黜陟諸侯當時亦不止一滕之可黜或以春秋惡其朝桓特削而書子自此之後滕一向書子豈春秋惡其朝桓而并後代子孫削之乎或以當喪未君前又不見滕侯卒皆不通之論沙隨則謂此見得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故自貶降而以子禮見庶得貢賦省少易供之也恐是如此緣後面鄭朝晉云鄭國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賦見得鄭是男

爵後襲用侯禮以交於大國初焉不覺其貢賦之難辦後來益困於此方說出此等話非獨是鄭想當時小國多是如此孫氏曰杞公爵也滕薛侯爵也春秋時杞稱公正也稱伯稱子降也滕薛稱侯正也稱伯稱子降也此蓋周道陵遲諸侯自恣朝覲不常此三國來朝禮多不備或以侯禮而朝或以伯禮而朝孔子從而錄之以著亂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杜氏曰稷宋地成平也宋有弑君之亂故為會欲以平之愚謂諸侯當討宋亂不當平宋亂宋有弑君之賊諸侯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殺華督詢可立

之君而立之天下庶乎其可理也今不討賊而後書取鼎則是平宋亂乃黨亂賊也四國之惡著矣聖人據實錄之為後世有天下國家者之大戒也○君舉陳氏曰弑君之禍接跡於天下於是焉始也向也合五國之君大夫以定州吁而州吁訖於討今也合四國之君以立華督遂相宋莊弑君之禍接跡於天下四君為之也陸氏曰上言伐衛次言王人救衛下言衛侯朔入于衛則知逆王命上言成宋亂下言納鼎則知貪賂縱臯凡此類上下相應而見其理愚謂陸氏之論即春秋屬辭比事之法非區區一字褒貶之謂讀者詳之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郕古報切大廟之大音泰

杜氏曰濟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部城張氏曰郕大鼎郕所造器也莘老孫氏曰鼎自宋得之謂之郕大鼎者鼎之成自郕也若和氏之璧雲和之琴瑟之類是也穀梁曰曰宋取之宋也張氏曰大廟周公之廟也左氏曰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以郕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取郕大鼎于宋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

他頂切

帶裳幅舄衡

統

多敢切

紘

獲耕切

紘

延音

昭

其度也

藻

率

音律

鞞

補頂切

鞞

布孔切

鞞

盤

劉榮

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置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郃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孫氏曰甚之也桓弑逆之人受督弑逆之賂以事於周公之廟可謂甚

矣葉氏曰廟之有器所以尊德不義薦之是之謂瀆其祖○邦衡胡氏曰納于大廟足以知公無廉恥畏憚猶欲誇神以為功也康侯胡氏曰弑逆之賊不能致討而受其賂置于大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為夷狄禽獸之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之惡又何誅焉聖人為懼而作春秋其垂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也亦或知戒矣戴氏曰書成亂於前書取鼎於後惡自見矣

秋七月紀侯來朝

紀左氏作杞程子曰凡杞稱侯者當為紀杞時爵已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去其國之後杞不復稱

矣

義見滕子來朝

蔡侯鄭伯會于鄧

杜氏曰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孔氏曰賈服以鄧爲國言蔡鄭會于鄧之國都釋例以此潁川鄧城爲蔡地其鄧國則義陽鄧縣是也以鄧是小國去蔡路遠蔡鄭不宜遠會其都且蔡鄭懼楚始爲此會何當反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援故知非鄧國也左氏曰始懼楚也莘老孫氏曰是時楚方僭號欲伯中國蔡鄭國小而逼於楚懼而謀自安之計孔子書之所以見中國衰而戎狄盛小國恐懼而盟會不暇也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康侯胡

氏曰楚自西周已爲中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其後卒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爲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信義循天理惇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荆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負矣觀諸侯會盟離合之跡而夷夏盛衰之由可考也

九月入杞

穀梁曰我入之也程子曰將卑師少稱人內則止云入某伐某義見隱二年入向此則弑逆之賊入

人之國見王政之不行而無忌憚之甚也○高氏曰此年入杞八年入邾其辭雖略而臯有餘也夫桓弑君莫入莫伐而已乃入人伐人是使天下共蒙其恥也

公及戎盟于唐

義見隱二年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

康侯胡氏曰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亡如事存故君出必告廟反必奠而後入禮也出必告行反而告至常事爾何以書誌其去國踰時之久也常山劉氏曰君行其至必書於法當然也古之

諸侯朝會有常節出入有常期周衰已後無法妄行征伐會盟紛紛四出棄社稷委人民往往越月踰歲而後得返觀其所書而其亂自著矣愚謂亦有未踰時而書至者蓋諸侯動必以正然後有以告於宗廟而書至今會盟侵伐莫非不正而亦以告廟則非所以事其祖也後倣此○莘老孫氏曰春秋書至者皆致其所出之事以地至者四而已此年公至自唐文十七年公至自穀定八年公至自瓦十年夏公至自夾谷四處爾朴鄉呂氏曰其或不書者史闕之也一出而二事致或致其前或致其後致其重者也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

音盈

杜氏曰贏齊邑泰山贏縣張氏曰所謂贏博之間蓋齊之東南邑左氏曰成婚於齊也杜氏曰公不由介紹自與齊侯會而成婚非禮也張氏曰亂臣賊子與會而為婚著齊侯之臯也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荦老孫氏曰秋七月遂有公子翬如齊逆女之事是於未婚之前而為此會也婚禮有六皆稱父兄之命以遣使者所以養廉遠恥示萬世之嗣不可輕也今桓公不由介紹之命媒妁之言身至齊境以與齊謀己之婚醜惡見矣存耕趙氏曰桓畏不義之誅申好於齊以遂終篡夫婦人倫

之大而請婚其始也動不顧義取輕於齊終之以文姜之禍不能謹其始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若舉陳氏曰胥命者交相命也宋氏曰莫相下也杜氏曰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張氏曰開封府長垣縣古蒲邑劉氏曰齊太公之後東州之侯也衛康叔之後北州之侯也以事相命也古者有方伯有州牧有連帥命於天子正也自相命非正也○存耕趙氏曰王言作命臣下稟令命自上出者也以諸侯而命諸侯世道之變也周室雖衰天命未改齊祿父衛晉不能作周孚先朝京師以聽

王命乃胥命於蒲

六月公會紀侯于郕

音成紀左氏穀梁作杞公羊作紀今依程子作紀郕左氏穀梁作郕公羊作盛今從左穀作郕

郕見隱五年范氏曰郕魯地恐非張氏曰紀與魯親而求援於魯以抗齊鄭故桓公因其二年來朝而與之會也義見隱九年會于防○程子曰自桓公篡立無歲不與諸侯盟會結外援以自固也許氏曰姻大國服小國著得意也天下無王而亂人得意如此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穀梁曰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既者盡也義見隱三年此則食之既天變尤大耳○杜氏曰歷家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掩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掩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掩閒䟽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高氏曰翬至此稱公子者桓公命為卿故也張氏曰或曰王命也陸氏曰女文姜也啖氏曰翬以公子而行婚禮尤不可也○葉氏曰魯諸公十有二見逆女者四皆以違禮失常也莊書公如齊逆女不正公親逆也桓書公子翬逆女宣書公子遂逆女翬桓公之弟惠公之子遂宣公之弟文公之子

不正其以叔逆嫂也成書叔孫僑如逆女僑如成公之族叔父叔孫得臣之子不正其以尊逆卑也古者天子嫁女乎諸侯以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乎大夫以大夫同姓者主之主之以敵大夫可也逆之於他國不可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弟弟而家道正魯之亂有如慶父仲遂之殺嫡者有如僑如之譖其君於伯主而止之者皆自其家失之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公會齊侯于謹

呼端切

杜氏曰謹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謹亭穀梁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

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康侯胡氏曰爲齊侯來乃逆而會之于謹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邦衡胡氏曰公果親逆自當書逆女必不曰會齊侯也此直曰會見公因會齊侯而受姜氏耳張氏曰聖人制禮不可過不可不及僖公之送桓公之會皆非所以正大婚而正人倫之始春秋所以書之也存耕趙氏曰觀姜氏會謹之書則知姜氏失行之所由實桓公有以啓之夫人姜氏至自齊

邦衡胡氏曰易曰漸女歸待男行也女歸必待男乃行夫人姜氏不與公俱至故先書公會齊侯于謹次書姜氏至自齊以見公會于謹本非親迎非易待男之義也穀梁曰不言輦之以來何也公親受於齊侯也康侯胡氏曰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不可不謹也娶夫人國之大事故詳之○愚案先書公會齊侯于嬴次書公子輦逆女次書齊侯送姜氏于謹次書公會齊侯于謹又書夫人至自齊雖各有失禮之譏實為後日文姜淫亂桓公見殺起也蓋齊家之道一不正其始終必有莫大之禍屬辭比事履霜之戒深矣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義見隱七年

有年

穀梁曰五穀皆熟為有年孫氏曰桓十八年惟此言有年者是未嘗有年也書者所以見桓公為國不能勤民務農若是也康侯胡氏曰桓宣享國十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愚謂至治之世人事順陰陽和四時序風雨節未有無年者也中庸所謂天地位萬物育洪範所謂五事修而休徵應也春秋之時人事亂常陰陽乖戾四時錯令風雨不時洪範所謂五事不修而咎徵應

詩所謂天降喪亂降此蝱賊稼穡卒痒者也故五穀傷耗荒涼鮮薄觀夫大旱大水蝱螟蝻螽無冰木冰殺菽李梅實可見矣故此書有年以見其餘未嘗有年五穀閒熟而無全熟也豈特桓宣而已哉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公羊曰狩者何田狩也冬曰狩郎見隱九年木訥趙氏曰郎今之單父魯臺地近宋愚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各以其時見於周禮爾雅左氏者詳矣春月禽獸生育當擇取之故蒐冬物既成可圍守取之故狩且狩有常所今當春而狩不時也遠狩

于郎非所也不時非所害物多矣不仁甚矣聖人書此爲後世戒○啖氏曰蒐狩合禮者常事不書非時及越禮而爲之則書以示譏也李氏曰田狩之地須有常者古者民多地狹唯在山澤之間乃有不植之地故天子諸侯必於封內擇隙地而爲之如鄭之原圃秦之具囿是其諸國各有常狩之處也違其常處則犯害居民故書地以譏之存耕趙氏曰狩必有藪澤魯有咸丘狩之常處也舍之而于郎非地也孫氏曰狩冬田也天子諸侯四時必田者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講武經而教民戰也豈徒肆盤遊逐禽獸而已哉然禽獸多則五穀

傷不可不捕也故田以捕之上以供宗廟之事次
以除稼穡之害下以訓軍旅之事故田必以時殺
必由禮田不以時謂之荒殺不由禮謂之暴惟荒
也妨於農惟暴也殄於物此聖人之深戒也莘老
孫氏曰春謂之蒐者方春之時禽獸孳尾生育之
際不可盡殺蒐言其擇取之也夏謂之苗夏之時
田苗盛長有禽獸害苗則田焉言其為苗而田也
秋謂之獮時方肅殺可以順天時而殺物也冬謂
之狩狩猶守也冬物畢成可以圍守而取之也天
子諸侯無事則歲田焉田者用民以訓軍旅也取
物以祭宗廟也然而用民不以制則傷乎農取物

不以禮則物害乎性故在田之以時也中春教振
旅遂以蒐中夏教芟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
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所謂四時之田不傷民不
害物以示天下之孝與武也周室既衰斯禮不講
既不以時又不以禮其傷民害物莫此為甚故春
秋於魯五書其蒐三書其狩皆譏不時不禮也康
侯胡氏曰春秋必書謹於微之意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杜氏曰宰官渠氏范氏曰伯糾字也康侯胡氏曰
天子大夫例稱字邦衡胡氏曰案周有六官大者
曰冢宰小者曰小宰曰宰夫小宰爵大夫宰夫則

大夫士兼有之喧稱名者以士也伯糾稱字者大夫也程子曰桓公弑其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寵天理滅矣人道亡矣義又見隱七年凡伯來聘○莘老孫氏曰桓公弑君自立天下大惡之人然常恐懼見討於當時今天王之宰聘之則是成桓公弑君之辜而使孤臣孽子含憤忍痛於君父之讎窮天而不報也木訥趙氏曰王臣下聘者八聘允者獨三允之辜尤著而周之聘尤亟以是知周之自取微弱也朴鄉呂氏曰不書秋冬闕文也西疇崔氏曰桓四年七年無秋冬定十四年無冬桓十四年書夏五

而闕其月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而闕其事僖二十八年書壬申而不繫之月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二年書十二月而不繫之冬郭公仲孫忌與凡日食而不繫日者皆闕文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

孫氏曰闕文也蓋甲戌之下有脫事爾陸氏曰傳云公疾難作此文亦據陳國史而記之驗此則甲戌下當記陳佗作亂之事全簡脫之爾劉氏曰或曰陳侯之弟佗殺陳世子免云爾未詳是否已丑陳侯鮑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夏齊侯鄭伯如紀

陸希聲曰自此適彼曰如愚謂如往也齊鄭欲滅紀故往窺其形勢虛實也程子曰齊為諸侯而欲為賊於鄰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臯均矣○莘老孫氏曰春秋之時齊鄭強大而紀最小不能當齊鄭百分之一此紀侯之朝事不暇者而齊鄭往焉有以窺之也故桓十三年之戰而莊元年遷其鄆鄆鄆三年以鄆入齊而紀亡矣張氏曰春秋之時齊鄭合謀以吞噬小國為事自隱三年石門之盟至桓十一年惡曹之盟二十年之間二國為一伐宋取鄆防入郕入許今又相與謀紀自二君謀

紀之後紀侯多為計以謀自免於難而卒不能止齊鄭貪噬之心至莊三年以鄆入於齊四年紀侯去國然後快於心故春秋之初小國困於強暴者二君之臯居多春秋詳其相與之迹所以深誅之也康侯胡氏曰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於興滅國繼絕世之義矣故夫子存而不削以著齊人滅紀之臯明紀侯去國之由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穀梁作任

莘老孫氏曰仍叔天子之大夫仍姓叔字也君舉陳氏曰仍叔之子非見大夫也愚謂使仍叔之子者仍叔為大夫因使其子為使也聘使不使大夫

四百廿九
而使大夫之子子弟預國事敗其政矣況聘弑逆之賊乎義又見隱七年凡伯來聘○高氏曰不稱氏者世權不重於尹武也康侯胡氏曰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爲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塗施及童稚賢者退處於華門身老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陵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用其子弟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存耕趙氏曰渠伯糾來聘矣仍叔之子復來何王室之不憚煩蓋王綱解紐

侯度放紛周望魯以夾輔之舊職故頻年而加禮焉桓逆賊非可望以大義也用見王室威柄旣去惟有區區之恩意爾愚謂此事大旨在下聘弑逆之賊其使仍叔之子則一事而兼見者也蓋子弟預國政其禍遲寵弑逆之賊其禍速子弟預國政政之弊也以漸寵弑逆之賊則亂臣賊子不旋踵而接跡於天下矣

葬陳桓公

高氏曰不書月史失之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城祝丘

孫氏曰祝丘魯邑義見隱七年城中丘○高氏曰

莊三十年夫人會齊侯于祝丘是齊魯兩境上邑也齊將襲紀公欲助紀畏齊之來討故非時城此以備之以桓之暴逆奪民之力則旱蝗應矣未詳是否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東萊呂氏曰天子得用諸侯之師故不曰以而曰從王臣聽君之辭也隱三年左氏曰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王子狐爲質於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六年鄭伯如周始朝桓王王不禮焉八年虢

公忌父始作卿士於周桓五年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未詳信否陸氏曰三國之君不行而使微者從王不待辨而臯見者也葉氏曰古者諸侯有臯方伯征之方伯不能服二伯征之二伯不能服而後王親征之諸侯而至於王親征之無以立於天下矣然則王無臯乎天下有道諸侯六年五服一朝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諸侯不能服而王親征王亦病矣。康侯胡氏曰桓公弑君而自立宋督弑君而得政天下大惡人理所不容也則遣使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何爲憤怒自將以攻之也移此師以加宋

魯誰曰非天討乎

大雩

公羊曰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記災也存耕趙氏曰孟夏建巳之雩祈穀之常也他月之雩以旱而祭也程子曰大雩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胡氏曰案禮天子雩于上帝諸侯雩於山川今魯為諸侯而雩於上帝僭孰甚焉後倣此○孫氏曰建巳之月常祀也常祀不書故二百四十二年無書四月而大雩者建午建申之月旱祭則書故書大雩者二十一諸侯旱而雩禮也大雩於上帝非禮也賈氏曰言大別山川之雩諸

侯雩上帝於是季氏旅泰山矣

螽

公羊作螽後同

程子曰螽蝗也夾漈鄭氏曰古曰螽今曰蝗公羊曰記災也愚謂螽者乖戾之氣所生也生則害五穀大意與書螟同○程子曰既旱又蝗饑不在書也春秋書螽十一

冬州公如曹

葉氏曰州公襄內諸侯王之上大夫也天子三公曰公嘗為公而食其邑者亦曰公州公嘗為公而食其邑者也孔氏曰曹國伯爵姬姓文王子叔振鐸之後也武王封之陶丘杜氏曰曹國濟陰定陶

縣張氏曰在唐爲曹州宋爲興仁府濟陰縣趙氏曰州公者王臣也譏其外交故書之大意與隱元年祭伯來同○葉氏曰貳君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來孫氏曰闕文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穀梁作邾未詳孰是

杜氏曰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左氏曰紀來諮謀齊難也黃氏曰齊欲圖紀紀魯甥也以魯婚於齊故求魯而公會之葦老孫氏曰其後齊終并紀會盟侵伐自此無已經書之所以見強國暴恣而小國微弱奔走不暇以救其危者也義又見隱

九年會于防○張氏曰此與二年書其朝三年會于邾同旨

秋八月壬午大閱

左氏曰簡車馬也戴氏曰仲冬教兵名曰大閱大閱非諸侯之所得爲也況以秋八月行之康侯胡氏曰書八月不時矣書大閱非禮矣○孫氏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天子諸侯之田其禮異矣周室旣微諸侯不道故書大閱大蒐皆譏其僭天子之田也舉魯則諸侯之僭可知矣葦老孫氏曰周禮大司馬之職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蒞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

大閱又因以行田獵之禮蓋王者一事不兼數者不爲也然而大閱之禮比於三時最爲盛大蓋當中冬之月田事已畢農功閒隙之際又禽獸盛長取而無擇故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雖尊卑大小之不同軍旅之事皆不可忘宗廟之事皆不可忽故田獵以四時皆以習兵教戰取禽獸以供祭祀也但諸侯而行天子之禮又非其時則非也劉氏曰大閱之禮虞人萊野百步一表以旗致民選車徒命旗物辨鼓鐸會器械三鼓而行三鼓而趨三鼓而走不用命者殺無赦置旗以爲左右和車徒敘和表貉獲禽不越逐不面傷大獸公之小

獸私之冬事也秋興之非正也厲農甚矣邦衡胡氏曰古大閱必以狩今不言狩則知非古矣桓以兵革不足大合國人而閱之籍其不可用者以補卒乘之闕故曰大閱明年焚咸丘又明年伐邾平時不教民戰至於倉卒之間乃欲驅市人以戰爾殘民毒衆於是爲甚此說未詳是否

蔡人殺陳佗

左氏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即陳佗也孫氏曰稱人以殺討亂賊也先儒言陳侯鮑卒佗殺太子自立蔡人誘而殺之經無所見程子曰佗殺太子自立不能有其國故書曰陳

佗佗天下之惡人皆得而誅之書蔡人見殺賊者衆人之公也未詳是否○愚謂春秋有一事見一義者不必兼首尾其餘有首必有尾有尾必有首所謂屬辭比事者也蔡人殺陳佗事之尾也而首不經見五年正月甲戌之下趙氏謂當記陳佗作亂事豈其然乎然不可強解矣

九月丁卯子同生

子桓公子文姜所出即莊公同其名也穀梁曰疑故志之竹隱趙氏曰生子不書此何以書穀梁所謂疑故志之者得其說矣蓋方是時皆以子同爲齊侯之子也猗嗟所謂展我甥兮者亦詩人據時

人之言也故聖人因其生也正其名而書之高氏曰齊襄文姜之淫亂蓋在同生之後當同之生齊魯未嘗亂也莊公母子夫婦男女之分慙德多矣不書其生則事不見愚謂自此可考莊公三十七歲而始得娶則此又爲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起文也○案朱子釋詩展我甥兮有曰姊妹之子曰甥稱其爲齊侯之甥又以明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辭也案春秋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亦穀梁之意也

冬紀侯來朝

程子曰紀侯懼齊侯來朝以求助不能上訴於天子近赴於賢侯和輯人民效死以守而欲求援於魯桓不能保其國宜矣義又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杜氏曰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朱子曰咸丘魯地之近齊者貫道王氏曰咸丘即鉅野郎之近地康侯胡氏曰焚咸丘焚林而田也月令曰仲春毋焚山林程子曰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云焚咸丘如盡焚其地見其廣之甚矣戴氏曰仲春之月蟄蟲

已啓萬物孳生豈容焚林而田邪○康侯胡氏曰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夫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草木裕無淫獵之過矣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孔氏曰世本鄧曼姓穀不知何姓杜氏曰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張氏曰後屬襄陽府穀城縣鄧即鄧州愚案二君書名未詳疑羨文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或謂穀鄧見逼於楚而朝魯所謂小國附從不暇以救其危者比之無故而朝篡弒者其卑爲輕曰二國苟見逼於楚宜莫如孟子告滕

文公之法而朝篡弑之賊以覲免難難以為智矣
宜其不旋踵而卒滅於楚也不書秋冬與四年同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公羊曰烝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穀梁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康侯胡氏
曰周官大司馬烝以仲冬呂氏曰宗廟之禮有常
非大皆不書惟失時及失禮之大乃書存耕趙氏
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其他有事者二大事者一從
祀者一皆非祀禮之正也桓之烝者再嘗者一皆
瀆禮不敬之大者祀者國之大事君臣上下狎而
用之欲人知孝敬之實篤君親之義難矣黃氏曰

穀梁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趙氏曰周雖
以建子為正至於祭祀則用夏時本月以行四時
之祭胡氏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商周革命改
正示不相沿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
蓋無可改之禮聖人無謂冬為春之事商之建丑
以異於夏周之建子以異於商皆以革命欲整一
人心故以此月為歲首受朝饗耳其建丑之為十
二月建子之為十一月固自若也建丑建子之為
冬建寅而後為春固自若也聖人作春秋書春王
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正以順天時正人時
所謂行夏之時見之行事者也周實未嘗改天時

四百十二
孔子亦初非改周制也自漢儒有三正之說杜氏
有周正月今十一月之說諸儒遂以春秋之春爲
今日之冬每於繫時繫月之事隨事生說以爲非
時而譏之今以夏時參之未見其有非時者若止
所謂正月烝正以烝乃冬祭春正月行之非禮爾
春秋非夏正而何哉

天王使家父來聘

杜氏曰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何氏曰家采地
也天子中大夫氏采故稱字不稱伯仲也未詳孰
是葦老孫氏曰桓公大惡之人也而五年之閒來
聘者三春秋一切書之所以見不能討惡而王道

之衰遂使篡人得志也○存耕趙氏曰五年之中
周三聘魯古者七年一聘周則過矣六年一朝自
隱至桓未嘗一至天子之庭魯之臯將焉逃春秋
書之傷周責魯之意隱然矣

夏五月丁丑烝

穀梁曰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公
羊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
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戴氏曰正月烝已非時
況五月而又烝乎○存耕趙氏曰夏而禘禮也烝
非其時也歲再烝焉祭之瀆也而桓公行之將以
事神通以慢神將以寧神通以瀆神葦老孫氏曰

祖父至尊神明至幽而以非禮瀆之聖人所以深

臯也

秋伐邾

莘老孫氏曰不言帥師微者伐之也義見隱二年鄭伐衛此則弑逆之賊而以伐人見王政之益衰也○高氏曰桓自弑立恃其強惡以陵小國小國皆畏而從之故紀鄆鄧穀滕杞或朝或會惟邾恃舊好而不顧至是遂伐之其曰伐邾必有辭焉邾不能奉辭以討桓公弑逆之臯宜乎其反見伐也冬十月雨雪雨于付切

戴氏曰孟冬之月陰氣始凝而驟雨雪陰氣盛也

○黃氏曰諸家多以冬十月爲今之八月雨雪非時今戴氏以夏正冬十月言理亦未嘗不明嘻果八月也聖人恐未必誣天而易秋爲冬也存耕趙氏曰人事病乎天然後天變示乎人桓之惡德上千天和未雪而雪所謂乖氣致異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公羊曰祭公者天子之三公也莘老孫氏曰天子三公食采於祭者也穀梁曰遂繼事之辭也存耕趙氏曰因而成事也公羊曰大夫無遂事程子曰祭公受命逆后而至魯先行私禮故書來以逆后爲遂事責其不虔王命而輕天下之母也張氏曰

天子雖無親迎之禮然祭公謀於魯則當復命於王然後遣於宗廟以明逆后之重今使魯爲媒而因是往輕褻王配如此何以示正始之道哉二說未詳孰是若當時天子使之來魯而又使之遂逆后則過在桓王祭公特有從命之臯耳○胡氏曰案禮天子不親迎使上公逆之何以書以遂事書之也劉氏曰三公者父師之任也坐而論道使之逆女非正也葉氏曰天子逆后以卿而公臨之祭公逆后非矣與劉氏同胡劉二說亦未詳孰是

春秋本義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本義卷第五

桓公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呂氏曰史失季姜歸月春秋不得而增益也杜氏曰季字姜姓也前年祭公所逆王后也戴氏曰方其逆也稱曰王后自王命言之也及其歸也謂之季姜自父母家言之也歸見隱二年公羊曰京師者天子之居也京者大也師者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高氏曰古者后夫人必取嫡女天子求后於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兩人若姑姊妹則曰先君之遺女若而人於諸侯則曰不腆先

君之嫡若而人是以伯姬歸于紀則叔姬爲之娣
今日季姜則非嫡矣不可以母天下春秋書之以
防後人猶有卑人爲后者○愚謂王后爲天下母
必擇諸侯嫡女窈窕貞淑然後可以配至尊成內
治爲宗廟社稷主今紀以畏齊而謀納女魯以弑
賊而主之桓王亦乘機而娶紀之姪娣上下皆非
正義明道之舉嗚呼春秋之作所以爲君子惻怛
之心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射音亦又音夜

康侯胡氏曰案周官典命凡諸侯嫡子誓於天子
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
子男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
男者謂諸侯朝於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
使世子攝已事以見天子急述職也諸侯間於王
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
使世子攝哉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
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啓窺伺之心危道也踰
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終生之過
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孝子盡道以事其親
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爲孝又焉得爲孝乎

○穀梁曰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其子以內爲失正也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張氏曰春秋以討賊望諸侯今曹伯之使世子春秋所以直書而深責之戴氏曰使不幸未還而曹伯卒則國非其國也劉氏曰此後世所以多子禍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公羊曰會者期辭也杜氏曰桃丘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衛侯與公爲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趙氏曰書不遇者見諸侯之無信朴鄉呂氏曰衛不信也呂氏曰春秋之世專計利害不顧義理如此○高氏曰在易屯之六三以陰居陽其身不正而輕躁妄動求應於五五應在二而弗見納聖人戒之曰君子幾不如舍往吝繫辭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夫桓公身負弑逆之辜而又輕躁妄動爲人所棄正如屯

之六三聖人爲萬世戒也黃氏曰郎之戰兆此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郎見隱九年程子曰來戰于郎三國爲主劉氏曰外爲志乎此戰也常山劉氏曰春秋之中諸侯加兵于魯者爲不少矣未有書來戰者此不言侵伐而以來戰爲文則彼曲我直其義坦然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康侯胡氏曰魯桓弑立天下大惡人人所得討也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曾不能修方伯之職駐師境上聲臯致討伸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忿小怒親帥其師戰于魯境尚爲知類也哉愚謂魯衛

兄弟之國齊魯累世之姻桓公又新娶于齊魯鄭嘗會盟假田以締交一有閒隙則忘親背盟與兵爭戰此春秋之時所以爲大亂聖人比書其事爲後世鑒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三國稱人微者也呂氏曰盟我不與也其曰人不詳也未詳是否杜氏曰惡曹地闕愚謂諸侯專盟是無天子大夫專盟是無諸侯王綱之壞極矣聖人所尤惜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劉氏曰齊衛鄭相與會盟而君不行委之大夫春秋正本謹始知其後必有大夫脅權交政之惡則又有陪臣

執國干上之禍其勢相召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陸氏曰執大夫例稱人愚謂義不在人而在執略之之辭也康侯胡氏曰祭仲鄭之命大夫祭氏仲字也蘇氏曰名也前說近是愚案突莊公庶子宋雍姑所出即厲公也忽莊公嫡子鄧曼所出即昭公也葉氏曰凡出奔者皆書名蓋迫逐者必有與

之爭國者內一君外亦一君不名無以為辨後倣此邦衡胡氏曰未踰年不稱鄭伯愚案居喪未踰年之君稱子今不稱子未詳大凡出奔者多不書子與爵如曹羈之類是也左氏曰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

奔衛己亥厲公立穀梁曰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愚謂突以庶孽謀篡宋莊私突執祭仲奪嫡立庶祭仲執國柄不死節以輔正三者臯大惡極矣然鄭莊之多寵以遺後禍與鄭忽不能君舉朝無忠臣而廢置如反掌與天子方伯不修其職以致姦猾肆行而無所忌舉可見矣○陳岳氏曰忽太子也兄也正也突公子也弟也非正也忽既立則祭仲之君以君臣之義顛則扶之危則持之力不足則死之又知突在宋非會非聘爲宋所誘其無謀甚矣往而被執不能死節歸立厲公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孫氏曰蔡叔蔡侯之弟叔字也諸侯母弟未命爲大夫者皆字朴鄉呂氏曰折魯地義見隱元年盟于蔑○張氏曰自去年魯與齊衛爲仇敵至今年桓公欲合黨以敵之於是結宋與陳蔡要言歃血初無忠信誠懇相與之心又以再命大夫敵宋公陳侯故盟不足以恃矣

公會宋公于夫鍾

夫音扶鍾公羊作童

杜氏曰夫鍾邾地義見隱九年會于防○康侯胡氏曰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闕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辭費歟曰盟者春秋

之所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專而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以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口暫切

杜氏曰闕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

公羊作歐蛇紀左氏作杞公羊穀梁

作紀今從程子所定作紀

杜氏曰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張氏曰南燕姑姓國漢屬東郡今為滑州胙城縣存耕趙氏曰居宋鄭之間杜氏曰穀丘宋地張氏曰在應天府穀熟縣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杜氏曰厲公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張氏曰去年與柔盟于折不書葬魯不會不恤同盟也

公會宋公于虛

公羊作郊

杜氏曰虛宋地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杜氏曰龜宋地義見隱九年會于防○高氏曰公

委宗社人民而五出與宋會諸侯臨蒞一國之民民不可一日不治則國不可一日去之故先王之法諸侯無事不得出其四境朝事天子則出境天子巡狩則出境方伯率諸侯以征伐則出境若無事而出境則誅葉氏曰公始以柔會宋未幾復自會于夫鍾于闕于穀丘夫鍾邾地闕魯地穀丘宋地也公之求宋亟矣及是復會于虛于龜皆宋地而公即之公之求宋益亟矣蓋自隱以來我之相與爲厚爲薄者惟宋與鄭黨鄭則伐宋善宋則伐鄭至郎之戰懼鄭之謀已故亟於求宋旣而求鄭以爲武父之盟而成伐宋之役明年再會又明年

復會其求於鄭者亦如是其急鄭適有突之亂知其不足恃乃復從而伐之孰有立國如是而可久者乎暴戾則無親失道則寡援君子是以知桓之不終也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晉斧

鄭伯突也東萊呂氏曰突篡位而以君書之不沒其實也杜氏曰武父鄭地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愚謂魯桓與宋兩盟四會不浹旬而背之以盟鄭反覆如是比事而觀其義自見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張氏曰與人交之道忠信誠慤本乎中則有不期合而合者其人非有是心則其相與

也不過以利合一旦爭小利則相視忽如仇敵然公之會宋而盟鄭其離合正如是春秋詳書之以見王政不行魯桓宋莊鄭厲皆以篡國而立交相盟會紛紛離合惟利是視煩盟瀆信祇以長亂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呂氏曰此年書盟會之數如此見諸侯無王放恣自若多事屢盟民不堪命如此之極也聖人傷之以爲世戒後之人君有意於善者其知慎始守約愛民爲急以合聖人之意乎

丙戌衛侯晉卒

孫氏曰丙戌羨文也此盟與卒同日耳經未有一

日而再書者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內不出主名微者也伐而言戰者宋不服而逆戰也言戰而不言敗績無大勝負也兩年之間六盟會宋宜篤好也一與鄭比則連鄭伐宋鄭突亦忘其立己之私恩而與魯比此宋不服以至於戰殘民毒衆臯惡極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張氏曰兵法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憤兵魯桓鄭突此役是也書及鄭師伐宋臯魯鄭也又書丁未戰于宋言魯鄭與宋亟爭尋常殘民暴骨兩臯之也康侯胡氏曰來戰者臯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

者臯在內戰于宋是也存耕趙氏曰魯執弑隱宋馮弑殤鄭突篡忽三者皆逆賊周有常刑皆戮餘也敢稱兵爲戰見王法之不行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此魯侯來會紀鄭也及者三國及之也燕稱人微者也戰稱爵舉重也敗稱師君存而師敗也敗績者敗其軍功大敗也公羊曰其不地於紀也趙氏曰內兵以紀爲主外兵以齊爲主莘老孫氏曰紀爲齊侵削志欲滅之舉宋衛燕三國之師往伐之紀於是要魯鄭之君以爲之敵愚謂齊吞小國連

諸侯以伐紀自取敗績臯不勝誅矣紀不量力又連魯鄭以戰雖僥倖一勝卒滅宗社其相從諸侯各逞私忿合黨報怨使無辜之民肝腦塗地皆臯也見王政不行諸侯縱恣甚矣杜氏曰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康侯胡氏曰齊爲無道恃強陵弱此以紀爲主何也彼爲無道以加兵於己必有引咎責躬之事禮義辨喻之文猶不得免焉則亦固其封疆效死以守上訴天子下告方伯連帥與鄰國之諸侯不知是而憤然與戰豈已亂之道乎同力度德動則相時小國讎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

鄭而亡鄭勝蔡而懼蔡敗楚而滅今紀人不度德
不量力不徵詞輕與齊戰而爲之援者弑君之賊
篡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矣

三月葬衛宣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夏大水

義見元年○存耕趙氏曰桓元年大水今又大水
水天之所生以活人者也大而災焉陰沴之證也
夏見則妨農矣高氏曰自堯有洪水之患使禹治
之禹能疆理天下正其經界有畎有澮有溝有洫
有川有遂遂無水患但有其利故年之豐凶一係

農力水旱不能爲之害或天時久雨則由畎注澮
由澮注溝由溝注洫由洫入川由川入遂以次疏
導入河入江終至於海蓋以決而不爲災也或天
時久旱則於溝澮川遂之間遙引其水以爲灌溉
又得其利焉春秋之時暴君汙吏壞其經界使畎
澮溝洫之屬皆蕪而不治於是遇大水而無以決
遇大旱而無以溉民爲兵戰所驅無暇治田畝聖
人書大水者上痛禹跡之亡下悼井田之廢生民
受其患無以拯濟之也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義見隱九年會于防○高氏曰公與鄭伯皆有篡逆之大惡天下所不容今相會于曹曹之容惡可知也

無冰

穀梁曰時燠也戴氏曰詩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日納于凌陰二之日今之十二月三之日今正月也十二月取冰正月藏之今桓公春無冰無藏冰也去年十二月時燠無冰今年之春無冰可納春秋於是時而書之愚謂此年正月為公會鄭伯于曹而書若無冰則總繫之春耳藏冰出冰俱在

其中與僖二年三年書不雨之法同義與成元年二月襄二十八年春書無冰同蓋無冰不可繫月故也康侯胡氏曰周官凌人之職頒冰於夏固陰沍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賓食喪祭於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徧然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胡氏曰雨雹冰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慎於微之事也每謹於微然後王德全矣黃氏曰諸家皆以周之正月為今之十一月十一月無冰為災故書然使果十一月無冰則尚有十二月尤寒

冰之有無方於此決未可遽以十一月無冰為災而先書之也蓋至十二月無冰及春正月東風解凍終於無冰則無冰決矣始以災而書爾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語穀梁作禦

杜氏曰不書月闕文葉氏曰經成而後亡也愚謂此及宣七年孫良夫皆稱使來盟前定也使其弟見隱七年齊來聘此則盟以伉諸侯甚矣盟見隱元年盟于蔑此則篡賊之合黨甚矣○莘老孫氏曰春秋諸侯使其弟來者皆臯其不當使也弟而可使則命而使之可也不命而使之徒曰弟焉臯之也來盟者盟於魯也春秋主我使自外而至盟

者書曰來盟不言其地盟於我之國都也存耕趙氏曰請會矣又請盟焉突蓋德軌之排宋而黨已也來盟泣盟彼此之辭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廩力錦切

公羊曰御廩者粢盛委之所藏也杜氏曰藏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嘗祭名公羊曰秋曰嘗愚謂災者火之也當嘗而火其粢盛之藏以桓公平日得臯於天不敬其祖之所致也不知省身改過以荅天譴卒敢覲然草蕞即復祭之甚矣其忽天而慢祖也○存耕趙氏曰御廩之災在致災三日之前春秋書之蓋以嘗之不謹而災於齊之日也

趙氏曰譏不改卜也獻可杜氏曰八年書再烝見其瀆也此年書御廩災乙亥嘗見其慢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公羊衛人在蔡人上

葉氏曰伐言以已不能敵假人以為用也愚謂宋怨突之背已又有丁未之戰已巳之敗績故用四國之兵以伐鄭康侯胡氏曰列國之兵皆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為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高氏曰折之盟陳蔡在焉紀之戰齊衛在焉皆與宋同惡者也宋公不

道執人之卿易人之君深怨突之背已而自量其力不足以加之於是復以齊蔡衛陳之兵伐鄭宋公之臯斯為尤重存耕趙氏曰是樓諸侯以伐諸侯也齊子猶在哀疚相與從宋以興戎木訥趙氏曰出忽立突者誰歟已立之而已疾之不仁哉宋莊也愚謂宋莊之罪著矣然鄭突忘立已之恩結魯以伐宋以致交怨報復殺戮無辜突真薄德哉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家父見八年孫氏曰諸侯貢賦不入周室財用不足也公羊曰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常山劉氏曰世之治也天子命貢賦於天下而無敢不從無有

求也諸侯奉貢賦於天子而無敢不恭不至於來求也世亂反此書此以見王室之微而著諸侯之臯也義又見隱三年求賻○葉氏曰天子有賜無求諸侯有貢無與古者邦國九貢車有器貢用有貨貢諸侯不貢而伐之正也不能伐之又從而求之器不足而求車用不足而求金以是居人上非所以王天下也獻可杜氏曰桓公篡立天子未嘗討之反屢聘之今又有車服之求聖人所以甚之也張氏曰家父爲大夫而無所正救奉使侯國自取辱命之臯

三月乙未天王崩

案此一見魯桓不奔王喪而會齊僖之葬二見魯桓以嘉禮會齊侯於艾會宋蔡衛於曹三見諸侯之伐國不已四見桓王崩於此年而葬於六年之後也所爲屬辭比事爲春秋教者皆此類也豈徒記其死生之變而已哉義又見隱三年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高氏曰魯不供天王之喪而會齊僖之葬其顛倒甚矣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突書名見十一年鄭忽出奔左氏曰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

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張氏曰突以庶孽奪嫡固不可以有國又初與權臣比而篡位又爲反覆盜賊之計以自取亡○陸氏曰逐君之臣其臯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名所以警乎人君康侯胡氏曰其說是也夫君實有國而出於臣乃自取焉耳本正而天下之事理矣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葉氏曰忽何以稱世子言子則喪已除言爵則雖踰年而不居位所以別於突而明正也何以言復歸凡諸侯出奔言復歸諸侯世國者也雖失位不可絕也邦衡胡氏曰復歸者旣絕於國今始復來已失國之辭也二說相須乃備然本義則不在此存耕趙氏曰突歸則忽出突出則忽歸突忽之逆順不難知而出入惟蔡仲之爲聽權臣擅國命而廢置其君舉國之人莫之違祭仲之事不可以訓也愚謂春秋書此見天王失政而諸侯肆諸侯失權而庶孽亂嫡大夫執國命也

許叔入于許

杜氏曰許叔莊公弟也愚謂許叔入于許事無可考以書法觀之必乘許之亂而謀篡者也夫世子受國於先君誓於天子而後為諸侯許叔弟也乘許之亂竊入而為君臯可知矣

公會齊侯于艾

公羊作鄆穀梁作蒿

艾見隱六年高氏曰魯嘗與齊絕矣自僖公卒襄公新立至是復通好焉而齊襄居喪出會越禮畔道自是與文姜為鳥獸之行而桓公之禍兆於此矣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年亡侯切

杜氏曰牟國泰山牟縣張氏曰後為登州牟平縣杜氏曰葛國在梁國寧陵縣東北張氏曰後為拱州寧陵縣愚謂言人則三國之臣也三國以臣而行朝禮魯以弑逆之賊而安受旅朝之儀見當時禮制之大壞矣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稱鄭伯嘗君鄭爾稱名已奔之君皆無他義也入于櫟竊入據邑也公羊曰櫟者鄭之邑也杜氏曰河南陽翟縣張氏曰後屬潁昌府左氏曰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愚謂突以庶孽奪嫡篡位五年天子方伯不治之又不能君而出奔既奔而

又竊入據邑終始亂鄭舉動莫非穿窬之謀春秋直書其事而臯惡自見矣○程子曰鄭伯突入于櫟突非正也存耕趙氏曰世子復歸于鄭突入于櫟兩辭之間逆順見矣于櫟未得鄭也然櫟鄭之險邑猶制與京也突雖未得國其後卒君鄭實由櫟而入許氏曰此詩所謂五公子爭立兵革不息者也鄭亂如此春秋弗志志突入櫟而已語曰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言國邑之大也忽失其政不能制突使斬鄭而居之以生民心此亂根也故君子略其枝葉使謹夫亂之所自生愚案莊二十一年書鄭伯突卒則突終復篡位比事而觀春秋

之時亂可知矣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袤余支切公羊作侈

杜氏曰袤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先行會禮而後伐也左氏曰會于袤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未詳信否義見隱三年鄭伐衛○康侯胡氏曰昭公之與突其是非邪正亦明矣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於鄭日以微弱厲公雖篡其智足以結四鄰之援既入于櫟日以盛強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強弱相與連兵動衆納篡國之公子也存耕趙氏曰宋馮前年方以四國之師伐突未幾突出忽歸又以三國之師納突馮之

無恒心可知矣未詳是否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左氏曰會于曹謀伐鄭也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黃氏曰冬伐鄭納突未克今再納突也未詳是否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呂氏曰會于曹蔡先衛伐

鄭衛先蔡蓋當時諸侯皆以一切強弱目前利害

為先後不復用周班春秋因事紀實以見當時之

亂無復禮也王氏曰突之未出也宋欲有所責故

嘗伐之突之既出宋懼無所得又欲納之始鄭不

和魯嘗以鄭伐宋及突既出魯又與宋伐鄭反覆

皆私也存耕趙氏曰突也馮也軌也均篡賊也背

公死黨奪攘矯虔此風一倡而奪嫡亂國之事相

踵於世高氏曰鄭國之亂宋公實為之宋為首惡

未詳是否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孫氏曰助篡伐正踰時而返義又見桓二年公至

自唐

冬城向

孫氏曰下言十有一月則城向在十月矣高氏曰

春秋有二向此我之邑木訥趙氏曰隱二年莒所

入之向也計其後為莒所滅地在魯莒境上故城

之魯莒之爭自城向始未詳孰是義見隱七年城中丘此雖得時然違王制而勞民力故書○存耕趙氏曰鄭之伐旣疲民於鋒鏑向之城復役民於畚鍤終歲勤動民不得休息黃氏曰左氏曰書時也謂城以冬也自漢儒言三正而杜預謂周之冬今之秋諸家遂一變其說反以爲譏非時不知周之改正不過以建子之月行朝饗之禮以示不沿商也天之四時豈可改也哉天豈以周建子而改冬爲春也哉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氏曰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

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辜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愚謂衛朔之奔兆於宣公鳥獸行殺二子之時而成於朔爲諸侯之後蓋朔之君衛五年矣使能治其國家尚足以蓋前人之愆而父喪未葬伐紀伐鄭觀春秋所書莫非悖亂之事其失國也宜義又覘十五年

鄭突奔蔡○君舉陳氏曰此衛人立公子黔牟而後出奔則其但書奔何以爲自失國也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篡公子亦以自致之文書之是故衛立黔牟而朔出蔡人立東國而邾出邾人立君而朱儒出書奔而已矣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杜氏曰黃齊地左氏曰平齊紀也邾衡胡氏曰五年齊鄭如紀謀欲襲之十三年紀與齊戰齊紀之憾深矣公爲黃之會以平之存耕趙氏曰魯不量己之力不足以敵齊而輕挾紀以爲戰今不知己之力不足以平齊而輕會齊以爲盟義又見隱元

年盟于蔑○高氏曰紀懼齊之見圖每爲之備而齊人多詐故爲此盟示之以不疑俾之弛怠而不我慮是以尋盟旣退魯遂與齊戰于奚二年齊遂遷紀之三邑足以知盟之無益而攻伐隨之矣

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趙

趙翠軌切及左氏作會陸氏曰或作及故知誤也

杜氏曰趙魯地義見隱元年盟于蔑○戴氏曰隱公初與邾盟于蔑其後躬自伐邾桓公今與邾盟于趙未數月即與宋衛伐邾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穀梁作郎公羊無夏字闕文也

杜氏曰奚魯地愚謂齊擅興師其惡可知矣然魯遽與戰則過矣故高氏曰二國春方盟會而夏遽

交戰彼興師而來則魯宜有以諭之凡戰由主人主人服臯則不戰矣此書及齊人戰于奚又臯魯也○存耕趙氏曰春盟而夏戰盟非信盟戰非義戰也孫氏曰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僖二十二年及邾人戰于升陘皆此義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季杜氏曰封人弟即獻舞也何氏曰獻舞之兄前說近是穀梁曰自陳有奉焉爾愚謂封人有子無子弗可考今據經而論季以弟而倚陳歸國是不

有天子與先君之命也

癸巳葬蔡桓侯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此稱本爵為得正但為私諡書耳○王氏曰隱八年經蔡侯考父卒葬稱宣公宣十七年蔡侯申卒葬稱文公其後書葬皆稱公者若葬景公靈公平公昭公唯封人卒葬稱桓侯案左氏桓侯而下有哀侯景侯靈侯平侯昭侯蓋蔡人諡其君或公或侯兩稱之耳邦衡胡氏曰生有黜陟沒有諡王者柄此以別臣下賢不肖而使人有勸懲也晉侯仇卒於平王之時諡曰文侯以諡加本爵足以知命於天

子也是後周益衰諸侯沒者不復請謚於王五等
壹稱公乃臣子之自謚此稱侯者亦臣子自謚爾
書者見其稱公稱侯皆臣子私爲之也萬人傑問
蔡桓侯文定以爲蔡季之賢知請謚如何朱子曰
只是文談

及宋人衛人伐邾

莘老孫氏曰邾前年來朝又此年盟于趙今遽帥
二國之人伐親附者所以見會盟無信而朝事不
暇強大縱橫而弱小見陵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
衛○張氏曰桓公春與齊邾盟旣而皆背之戰奚
伐邾並見於一年之中反顧前日刑牲詔神玉帛

交錯如敝屣蓋其爲人瀆信而好盟不仁而佳兵
人理滅矣宜其不踰年而見殺於齊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趙氏曰不書日或史有闕或傳寫誤義見隱三年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

遂如齊

濼盧篤切又力角切
公羊無與字蓋闕文

杜氏曰濼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公本與夫
人俱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于濼旣
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左氏曰公將有行遂與姜
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
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

通焉公謫之以告孫氏曰易稱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今桓公不能內正夫人之位而與之外如強齊以致弑逆宜哉○康侯胡氏曰案齊詩惡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至使淫亂爲二國患爲亂者齊姜而春秋臯桓公治其本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夫不夫則婦不婦矣乾者夫道也以乘御爲才坤者婦道也以順承爲事易著於乾坤述其理春秋施於桓公見其用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殺而書薨義同隱公杜氏曰不言戕諱之也穀梁

曰其地於外也左氏曰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於齊曰寡人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愚謂魯軌篡弑天子不征諸侯不討魯人戴之爲君彼自恃其無誰何也於是黨亂賊凌小國背盟結怨黷武殘民不奔王喪急忽宗祀成亂取賂儼朝同列身旣不正家遂莫齊卒殄於淫婦之禍夫姜氏諸兒之惡不待言而著矣然自作孽者幸免王誅難違乎天矣春秋比書十八年之事而終之以此有以爲永鑒哉○張氏曰魯君見弑有二在內則不書地以存其

實在外則不容不書其地而以上下文見之此先與夫人姜氏如齊而明年書夫人孫于齊又莊公不書即位雖不明書齊人戕公而桓公之不得其死已昭然矣蓋本國之事書之與他國同則非所以見尊君親上之意是以桓公見殺不得不諱又當不沒其實以示後世之傳信故曰婉而成章也愚謂此亦舊史之法仲尼因之云耳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杜氏曰九月而葬緩也高氏曰稱我君別外喪也稱我君而後舉諡臣子之敬辭也義同隱三年葬

宋穆公○獻可杜氏曰禮諸侯薨請於天子大夫卒諡於君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懲惡勸善也周衰諸侯變古易常是以外諸侯書葬者九十三內書葬者九豈非謹其禮之失邪

春秋本義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三内書卷之五豈非其辭之大
善則民來而辭變古也辭與以和而辭善其
本歸於大行受大谷小谷受小谷而小谷
宋野公〇雖曰其刀曰辭者乃其辭也天子大夫

